

五十年前辦學校

——吳南軒與我的三傑作

包明叔

教授人刀尺開講山水田

我與吳南軒兄，雖籍儀徵，但都生長在揚州城內，中學同學，畢業時正值辛亥革命，我時已二十一歲，南軒比我稍小，親如手足，又同在南京洪承典（醒黃）部下當司書（文書），民國二年



本文作者早年留影。

我考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前清稱第三陸軍中學），南軒回到儀徵縣新城鎮任初等小學校長。我在武昌一年，因咯血告退回揚城，病愈後正徬徨無所之，南軒促我到新城去辦學校，任他的助教，我以為自己是中學生，又幹過軍隊，不甚相宜，辭不願就。他說：「我也是中學畢業，當小學教師，只要居心不誤人子弟，不妨一試。」

新城鎮距儀徵城東十里，在揚州西南約四十里，有鹽運河通航，再南五六里，就是淮鹽總匯的十二圩，南臨大江，兩淮鹽船，停在內港，由人工將鹽包卸下堆棧，再從鹽棧由人工送上沿江停泊的大帆船，大帆船寬有兩三丈，長有六七丈，沿江排列，船舶相連，遠達江心，每排約二十隻，沿江有二十餘排，橫亘六七里，每船裝鹽約千餘包，每包以五十斤計，可裝五萬斤，這些船分湘、鄂、贛、皖四幫，換一句話說，就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人民食鹽，全由十二圩運出，負鹽的苦力，不下兩萬人，市廛

喧闐，儼然成了儀徵城及新城鎮的上海，有些十二圩商人住家，反以新城安靜可以避囂，故全鎮僅一條不足三十家小店的大街，四五條小巷共約居戶二三百家，連四週不足五百戶，在民國初年稍有錢財的人家教育子女仍以請教讀老夫子在家念四書者居多，其餘普通貧窮子弟只有上三家村的蒙館，南軒是新城小學開山鼻祖，教授「人刀尺」「山水田」教科書的小學教師，有些腐舊父兄，及土豪劣紳，反對小學甚堅。幸虧有幾位公正士紳，竭力支持，先送他們子女入學。這些維護學校的人士的姓名，事隔五十餘年，不大記得清。可以記憶者有：吳氏兩代昆仲，吳同書先生排行老二，是一位秀才，寫得一手好隸書，恬淡好客，有兒二十餘歲，患病在家休養。愛女不足十歲取名靜安，首先遣她入學。他的長兄更是一位忠厚長者，我們稱他為吳太爺。有子昆仲兩人，長名霞伯，次名粹一，均畢業於兩江師範，霞伯任教揚州中學，粹一在儀徵高等小學教書。粹一初結婚，霞伯有子三人，長名穆之，次名

輔之，皆及學齡，三子述之，尚在懷抱。還有一位齊璧城昆仲，璧城行三，我們稱齊三先生，他有兩女，長名迪慧，次名迪秀，皆聰明可愛，既慧且秀。齊二先生只有一位公子亦均送校讀書。有一位鄉董姓張，他對學校不信任，但看看讀書的人家都紛紛就學，於是在半信半疑的態度中，也將一個獨子名錫坤送進學校。因此又有一位士劣也者，人皆稱為馮太太爺，居然也不肯落後，亦遣子入學。南軒接受這一班程度不齊，態度不同的子女，來做他的門徒，又驚又喜，竭力求好，不到一年，有了貨真價廉的成績，有些人竟將與老師年齡相差無幾的子弟送來就教，這所小學變成新城的最高學府。南軒感覺精力有限，所以才推薦我去做他的助教。

這所縣立初等小學，老師只有一位，課堂只有一個，校址是假一個小小的火星廟的後進，三間七架樑一間小廳改造的，當時稱為一、二、三、四年級納在一教室的「單級小學」。吳兄在此唱了一年多的獨角戲，現在想加一個配角做術科助教，助教所担任的主要課程，是體操、算學、手工、唱歌之類。他想到我這一位軍校退伍老同學，大膽的向家長們推薦。因為我也是儀徵人，我與南軒祖父及伯叔長兄起碼是個儀徵秀才，於是大家以為吳老師是個端人，其所薦者亦必端，呈請了縣府順利通過。我將到校時，南軒囑我，第一要充老點，因為有學生年紀與我們小不了多少。第二要多帶些書，不問新舊，以壯觀瞻。於是我半肩行李，半肩書籍，來到新城。進門時先通過火星老爺的正殿，到了後進，鴉雀無聲，

如入無人之境，那知吳老師正在令學生默書。南軒聽見我的聲音，乃高聲向學生道：「包老師來了。」學生一齊雀躍起來，高呼「包老師。」這是我畢生第一次得到的尊稱。我看這所學校，僅有三間無天花地板的一個教室，南面有窗，小小天井，兩邊廂房，朝西的是預備室兼接待和成績室。朝東的是吳兄的臥室，這個臥室，地位不足六席，添了我的床舖，距離窗扇，僅够一人插足。三餐由煮捐局代包，每月每人三元。

火神爺借窗多來米乾唱

南軒主持的這所小學，添了一個配角，與奮起來，我就拿出文武全能，及不學而能的藝術天才，盡量的捐輸出來，使得這所學校格外有聲有色，普收學生，於是地保的公子，鐵匠的小開，都列門牆，我們學了孔老夫子的法門，有教無類，一律平等，無須體罰，沒有問題兒童，一個課堂，擁擠了將近五十個兒童，北面牆僅有三個小洞透氣，毫無光線補充。如有三對玻璃窗，就可解決問題，但每對窗扇要有六塊一尺見方的玻璃，才有辦法，學校無此財力，向家長不便開口。有一天在火星老爺神龕之下發現好多出會的燈牌玻片，二張裁兩片絕好材料，商諸當家和尙，似有難色，由吳同書先生出面商量，允為借用。我們得手之後，先將玻璃上的漆字括去，跑到十二圩五金店內，花了小費，改了尺寸，當時土木工便宜，我們兩人做小工，學生做小小工，七手八腳，不到兩天，六扇玻璃，分成三對，每間一對，

大放光明。以前坐在北邊的學生，暗然無光的地位，現在光度比前面更大。為加強反光作用，窗洞四週需用白石灰塗牆，買了二十斤石灰，煮成石灰膏，我兩人用手塗壁，可憐牆壁是白了，而我們兩雙手則爛了。但當時覺得僅花三十餘元代價的工料，雖手爛還是值得的，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傑作。

教授唱歌，沒有風琴，祇好用嘴「多來米」、「米來多」的乾唱，學生隨聲附和而已。有一天一個學生在校門口，唱起歌來。路人向他笑道：「人家學校，都有風琴，你們學校，大家乾叫，什麼「米來多」，『多來米』，我曉得你家老子開米店，當然要米來多，多來米。」適巧被我聽見，我對南軒說：「古時教育，尚且弦歌相依。一個小學，既有唱歌課程，而無風琴伴奏，不但單調，且欠生趣，無怪被人諷刺」。但一架小風琴，起碼二十四元，我們兩個人一個月的薪俸，才够購辦。我們皆是窮措大，如捐出一月所得，家中就少一個月家用。尤其是南軒，上有父母，下有弟妹，負擔更重，真是兩難。事被同書先生知道，乃由家長補助，我們兩人各捐六元，購了一架雙鳳牌的風琴。演奏起來，琴聲達於戶外，不但學生欣喜若狂，就是左鄰右舍，也圍到課堂後面來聽，記得我當時尚能奏出「春之花」的複音，更覺清和悅耳（註），可惜那時沒有錄音機收取，徒留下「今人多不彈」之慨。這是我們的第二傑作。

從此學校日有進步，我們兩人，益自奮勉，在每月可憐所得之下，必分一部分開支，購買自

修讀物。除日報外，如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及英語周刊，中華書局教育月刊，及國語書籍，盡量吸收新的知識。同時增加手工新材料，使成績架上面，琳瑯滿目，煥然一新。鄉學務委員、縣省視學（現稱督學）均予好評。縣太爺是一位留日學生，名郝蔚侯，率勸學所（現改教育局）長樊子香，縣視學曹捷三，來校慰勉，推為全縣單級模範小學，列為觀光儀徵的目標。我們兩人有一假日進城回候縣署，縣太爺留餐，當晚即風傳全城，認為殊榮。

最後有一極難問題來了。學校發達，學生徒增，一個課堂，無法擁擠，遷校無此力量，於是腦筋動到前進的佛殿，理由是廟堂與學校雜居，諸多不便，不如請火星老爺搬場。謀諸士紳，商諸土劣，不但無人反對，並且一致贊同。經了相當工夫，與那位有太太的猪肉大和尚情商，結果竟然肯肯。替他另擇比舊址稍大的現成房屋，給火星老爺獨院安居，彼此各得其所。定了一個榮遷日期，南軒適請假回揚，我一人坐鎮。廟裏一個老奸狡猾的道人，他要為自己參得香錢計，清晨就鳴鐘宣傳，招致民衆來廟拈香磕頭，全鎮遠近人民，男女老少，都來辭駕。有幾個老者說：「火星菩薩，怎麼能亂動。」大和尚苦臉搖頭合十如儀。在人聲嘈雜中，我心轉喜為憂，深恐出事。幸如天之福，最長的一天，安穩過去，夜裏佛龕遷出，次日民衆又到新廟去燒香禮拜。我才把七上八下的一顆心放平下來。待南軒回校，已是風平浪靜。事後一想，全鎮有好幾百住戶，家家有房屋生財，如在三月內發生火警，鎮中無水龍設備，到那時祇要有人利用羣衆將罪歸學校，兩位老師定為禍首。贊成遷廟的士紳，亦愛莫能

助，我們兩人起碼要被人打成七死八活，假如我們有現在年齡，絕不敢冒此風險，足見少年人才有硬幹的膽量。隨急將佛殿闢為第二教室，將門房改為接待室，後面還有一個寬五六丈長十餘丈的長方空地，四面有溝，大樹成蔭，天然是一個體操及課外活動場所。我升了級任，另外請了一位助教，這是我們的第三傑作。

三月凍眼翻布袍布千張

我們為學校謀不遺餘力，大有終身老於此之概。但是我們財才俱窮，為學校打算，已盡三四年苦力，好花已到半開時，為各人前途計，也應另作他圖。第一窮於財：我們四季衣服，還要穿得整齊清潔，冬天須要穿一件布千張皮的皮袍。所謂千張皮者，是用方不及寸的皮毛綴合而成的皮統製成，重裘不大禦寒。但一到春初，就寄回家送上保險庫調濟家用。有一年三月天氣，春寒料峭，兩位老師，棉袍直飄。廟中道人說：「兩位老師為何不穿皮袍？」我們說：「已寄回家了。」道人說：「兩位老師，只會教書，不知天時。」俗語說得好：「三月三，凍得把眼翻。」說得我們啼笑皆非，只好眼睛向他翻翻。第二窮於才：我們未到三十歲，來日方長，憑何進取？南軒在此數年中，翻爛了一部英文字典，苦讀了一本魯賓遜漂流記。我在這幾年除重翻了段氏說文一篇外，僅讀熟了一本英文五十軼事。南軒想考復旦大學，我想考東南大學語文班，我們遂先後離開了新城小學。最後學校舉行末了一次畢業典禮，作新增教室紀念，驚動遠近來賓百餘人。本鎮葛大先生，他是個刀筆善訟之士，居然提出建議，要為兩位老師送匾額。我們說：「盛情可感

，但學校無懸掛匾額先例。」他說：「不妨由我們新城鎮開例。」後經吳家昆仲解釋，纔作罷論。臨別之時，說不出無限依依之情。我與南軒分手後，南軒由復旦出國深造，榮獲博士回國，漸升為復旦大學校長，隨政府遷台後曾任政大文學院院長，我則慚愧，學劍不成，僅在東南大學涉獵文字學，當了幾年中學教員，即轉為報人，現已成爲機械老兵，無用武之地。兩個女兒留美，邀我到新大陸觀光，少壯不努力，老殘留美國，有何興趣？

五十餘年後的今日，回想到新城故舊，大半都已物故。不但吳氏兩代弟兄皆早去世，就是霞伯次子輔之亦於大學畢業後夭逝。女生中單指吳靜安齊迪慧，結婚後竟已喪偶。齊迪秀遇人不淑。勝利後祇見靜安一面，餘皆未通消息，遙想就是在世亦屆花甲之年。至於地方滄桑，更顯見者，昔日十二圩的大帆船，因淮鹽改爲輪運，由連雲港出海入江，已歸淘汰，勝利後，月夜曾乘小輪船到過十二圩，江中找不到一隻帆船，數百隻大帆船停泊之長江，已成一片蘆灘，白茫茫隨風飄颻，要從昔日碼頭步行蘆洲一里許才看見江水。不但人事已非，江山亦豈能復識？三十年為一世，今將近兩世，小學教員實際的生活，寫了出來，如在目前，雖不勝今昔之感，但亦有鼓舞青年小學教師，清苦奮鬥，勇往直前，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之微意，不知南軒老博士以為如何。

註：春之花，是清末民初學校普通的唱歌。其歌詞大概由日本輸入。其歌詞是中國人所填。其意與「金縷衣」相近，啓示青年因愛惜春花而要愛惜青春時光。金縷衣詩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